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醉醒石

第三回 假淑女憶夫失節 獸同袍冒姓誑妻

《南柯子》： 錯嫁休生怨，真心托杜鵑。若將隱事向人言，便有偷香浪子暗生奸。

為甚隨人走，知同若個眠？縱然遂得舊姻緣，已受幾多玷污恐難湔。

卻說女子許了人家，中間常有變故，不能成親又改適的。若還不肯改嫁，守節而死，其上也。如萬曆年間，訛傳要點繡女，一時哄然起來。嫁的嫁不迭，討的討不迭，不知錯了多少。其時青田縣有一人，出外方回，聞得此說，即於路中將女兒許與一農夫之子。路中無物為聘，以衣帶一條作定。及至家中，又有富家來說，其母應允了。至晚，富家將轎來親迎。女子以父許在先，不從母命，身帶小刀，刺死於迎親轎中。縣官聞知，嘉其貞烈，立祠祀之，遂命其夫為廟祝。此是千中選一的，惜乎忘其姓氏。其次，不得已而再嫁，終念其夫而死。

如梁國女子，已許人家。其夫作客在外，經年不歸，父母強他改嫁。雖嫁了過去，卻是終日思念其夫，鬱鬱病死。夫還，聞得他念己而死，竟至女子墓所，掘墳開棺，女遂復活，因與同歸。後夫聞之，到官爭訟。官曰：「此非常事，不可以常理論斷。」乃歸前夫。至於不能即死，又動心於老少貧富，雖不忘父命，而失身於人。即有戀戀原聘之心，此亦未足多也。當初，溧陽縣西門，有一官人，姓湯名坤元，號小春。年紀不過二十來歲，生得清秀瀟灑，全無俗氣。東門頭有個財主，叫做馮玄，沒有兒子，單生一女，名喚淑娘，卻也將及二十歲了。馮老看得湯小春人物齊整，日後料不落魄，一心要把女兒招贅他。當時央媒人去湯家說親，湯家父母因是貧富不相當，不敢應承。媒人往來幾遍，致馮老之意，方才允了。但是應便應承，只好口裡說著，卻沒得出手就去完姻。過了一年，馮家又叫媒人去催促成親。湯家道：「承馮親家美意，偏生年來手頭不從容，不曾送得聘禮，難道空雙素手，可做得親的麼？」媒人道：「令親家有言在先，只要宅上肯把令郎就贅，財禮不要說起，還有禮物送來，盤攬令郎過去。」湯家父母聽得這話，喜歡不殺道：「如此，聽憑馮親家那邊擇個日子便了。」媒人回覆馮老，遂揀定九月十五日成親。這卻是六月裡的說話。不期到得七月間，馮老時疫起來，不多幾日走動了。至閉靈之後，外人見馮家有家事有妝奩，紛紛央媒人去說親。其家因為馮老在日，許了湯小春，不好更改，只是不肯應承。湯家見馮老死了，想來貧富不對，又不曾下得聘禮，料來必有變更，一逕也不提起。又過了幾個月。淑娘有人叔子，叫道馮奇，見姪女兒年紀大了。沒有親人倚靠，一力專主，將他嫁與南門頭一個秀才填房。那秀才，姓錢名岩，字觀民，年紀四十光景，卻是家中一貧如洗，日常靠著肚裡幾篇文章，教書過日。

嫁去得三朝，錢岩問淑娘道：「娘子，你令尊在日，也是一個財主，怎的把你放到這樣年紀，才嫁出門？」淑娘見問這句，一時間翠娥頻蹙，玉箸偷垂，一面點頭，一邊歎氣，卻不做聲。錢岩見他這個光景，不知為著何來，迎著笑臉，親親熱熱的叫他幾聲，道：「娘子，有什麼心曲話，難道告訴我不得麼？或者我為你分憂也好。」淑娘又歎口氣道：「我這句也不該對你說。就是對你說，也枉然了。說他則甚？」錢秀才聽了這一句話，一發摸腦袋不著，千娘子，萬娘子，越要他說了。淑娘道：「你道我有什麼心曲話？只因當初爹爹在日，原將我許東門湯小春，六月間揀定日子，在九月十五日成親，不料七月間爹爹病故。湯家因不曾下得聘禮，一逕不來提起。將一段姻緣，都付了東流之水。說將來不由人不添淒楚。」說罷，從新點點滴滴掉下淚來。你道這話雖是淑娘的好心腸，然只該放在心裡。一說出口，便是二心婦人。錢秀才還是直腸的人，若把那刁鑽的，便有許多疑心，許多不快活。錢秀才卻笑道：「這話原不須提了。總來該是夫妻，顛來倒去，自然湊著。不該是夫妻，便說合了，端只要分張。所謂夙世前緣，不由人計較的，哭他何用？」說之未已，馮家送三朝盒子來。淑娘拭了淚，把愁顏變做歡顏，立起身來，去打點盤盒，分派送人，當日無言。到了第五日，有一班同社朋友，及幾個相從的學生，拈了分子，整酒與錢秀才暖房。飲酒中間，眾朋友道：「錢兄，聞得尊嫂妝資甚厚，想是不下千金，老兄可謂一朝發跡矣。」錢秀才道：「光景自是有些，那裡得到千金。敝房又有些隱衷，不曾出手，未知的實幾何。可便言發跡？」眾朋友笑道：「頭婚女子，有甚隱衷？要不過為元年貌不相當耳。『只怪奴家生太晚，不見盧郎年少時。』錢兄將何以答之？」錢秀才道：「倒不為此。」眾朋友道：「既不為此，卻又為著何來？五六日間，竟以隱衷相告，料非不可對人言者，兄何隱而不發乎？」錢秀才見眾人問不過，又取笑不了，只得把淑娘的話，一一對眾人說了。眾朋友覺得這話有些難說，大家都不做聲。內中有一個餘琳，年紀不過二十五六歲，日常做事，專一鬼頭關節。他一邊聽錢岩說，一邊就在肚裡打算。這個卻是錢秀才太疏虞的所在。此話淑娘對錢秀才說，已覺得其心不在錢秀才身上；一說與眾人知道，豈不被人看破了，如何不引起人勾騙的心！這分明是錢秀才自己引狗入寨也。當日酒罷，各人散去。恰好過得十多日，是端陽節。餘琳曉得錢岩處館的東家必有節酒，故意午飯邊踱到錢家，悄悄的走將進去。探望一回，果然錢岩不在，才低聲問道：「可有人在麼？」淑娘在裡面，問說：「是那個？」餘琳道：「我是西門住的湯小春，要見錢先生說話。」淑娘聞說湯小春，兜底上心來，連忙丟開了手頭事，到中門首張張看：果然好個人品，年紀又不多。見此翩翩少俊，便覺錢岩年貌可厭矣。就道：「請官人坐一坐，看茶吃。」餘琳聽得這個風聲，可知前言不謬，便一屁股坐下了。淑娘只道果然是湯小春，他便一步走將出來，道：「官人，你可真個是湯小春麼？」餘琳假笑道：「湯小春有什麼大名頭，要冒認他不成？」淑娘道：「官人與東門馮家，曾有甚親麼？」餘琳假意道：「不要說起。當初那馮老在日，承他好意，要將女兒招贅我。不料揀得日子，馮老沒了。至今結親不成，空做一場話柄。」說罷歎了一口氣。淑娘道：「我便是馮淑娘，你正是我爹爹在日得意的女婿了。」便哭將起來道：「冤家，我爹爹在日，你為何不來完親？」餘琳道：「家事不從容，一時間通不出這塊銀子，故連聘都不曾下得。若下得聘，也不至有今日了。」淑娘道：「可怪我的叔叔，沒來頭做主，把我嫁這個老窮酸，耽誤我終身大事。」餘琳道：「錢先生雖然是個窮儒，後來定有發達日子，我們如何比得他。娘子既嫁了他，夫人奶奶在手裡的，比嫁我們田舍翁好萬倍哩，為何倒苦著我？」淑娘道：「說那裡話！夫妻們要年貌相當，情意相得。我自爹爹許了你之後，念念在你。那裡曉得有此變報，埋沒我在這老窮酸手裡！」看官，你道這兩句話，便是看錢岩不中意的緣故，肯隨餘琳逃走的根由。」餘琳見說得入港，也假意掉下淚來道：「這樣說，多是我耽誤了你。但事已至此，說也沒用，徒增人悲傷。」立起身，便要走。淑娘一把拽住道：「我無日不想著你，今日才得與你相見，你忍得不顧我便去了？」徐琳又坐下，便扯淑娘坐在身邊道：「既承娘子這樣堅心，不忘我。我如今有一計在此：不如約個日子，與你同走了罷。」淑娘道：「這個計策倒好，只是走向那裡安身？須得穩便的去處才好。」餘琳道：「出東門五十里，木家莊上，是我舅舅家裡，盡好住得，再沒有人尋得著的。」淑娘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好歹今夜五更時候，你到後門來，咳嗽為號，一同挨出城去罷。」兩人計議已定，餘琳遂把淑娘攙了，親嘴一回，起身回去。淑娘錯認的是湯小春，自謂遂心願，連忙將妝奩細軟，收拾兩個大包。

一夜不睡，直等到三更光景。只聽得後門咳嗽響，只道是湯小春來了，輕輕焠起燈，開門出來，只見一人困倒在門邊。仔細一照，不是湯小春，卻是錢岩。你道他這時分，怎麼還在後門咳嗽？原來他在東家吃酒，原也有些酒量的，想因新婚，未免事體多些，不勝酒力，遂爛醉了。撞得回來，不省人事，倒在後門外，已是大半夜。若使不咳嗽睡到天亮，餘琳來時，倒也不敢做事，只索散了。只因咳嗽這聲，淑娘開門出來，見他還不曾醒，扶他進去睡了。不多一時，將近五更，後門頭又有咳嗽聲響。淑娘曉得今番的是那人。連忙攜了包裹，出來開門，果是餘琳。兩人快活得緊，也無話說，各人背了一個包，一道煙徑奔東門去了。有詩惜之曰：

舊日芳盟不敢忘，真心日夜思歸湯。可憐輕逐奸人去，錯認陶潛作阮郎。

錢秀才睡到次日，雖然酒醒，還走不起牀，不住口討茶吃。叫了十多聲的娘子，卻不見娘子走來。只得跳起身，四下一看，妻子的影也沒有。再走到後門看時，見兩扇門大開在那裡，地下撒下一個油盞，才曉得是烏飛兔走了。連忙叫起東鄰西舍來。那些鄰舍們，聽得說錢秀才逃走了新娘子，卻說是異事，一齊來問緣故。錢岩道：「我昨日在東家，吃醉了回來，跌倒在後門頭，還是他

開門來，扶我進去睡的。不知什麼時節走了。」內中一人道：「錢先生，你既倒在門外，曾敲門麼？」錢岩道：「不曾敲門。」那人道：「既然不曾敲門，大娘子如何使得知，出來開門？一定有約在前，故此當心，料來就是那時節走了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錢先生千不是，萬不是，是你不是。人家夫妻們做親，縱有天大的事，且要撇開在家，相伴個滿月。那裡像你不曾到三朝五日，就去教詩云，念子曰，把個新娘子丟在家裡，冷清清，獨自個如何挨得過，自然要逃走了。」錢岩一時沒了主意，問眾鄰舍道：「列位高鄰，你道這女人還有個來的日子麼？」眾人笑道：「讀書人說出來的，都是古板話。他若肯來，不如不去了。」錢秀才道：「借重那一位做個證見，等我趁早當官去告張狀子。」眾人也有說告一張狀的是；若不告，恐怕馮家倒有話說。也有說，秀才們不見了妻子，有何面目還好去告狀，只出張招子罷，也有說，出招子也不像樣，只好暗暗的訪個下落再處。錢秀才見眾人說話不一，回道：「據眾位意思，論將起來，還是出張招子為是。」登時寫張招子起來，竟不是如今的格式，卻是十多句話兒：錢岩自不小心，於今端陽之夜，有妻馮氏淑娘，二十一二年紀，不知何物奸人，輒敢恣行拐去。房奩不利分毫，首飾盡皆搬訖，爭奈孤子寒儒。欲告官司無力。倘有四方君子，訪得行蹤去跡，情願謝銀若干，所貼招子是實。正寫得招子完，要尋個人往前後一貼，恰好間壁有個老嫗走將過來，道：「錢先生不要著忙，拐騙令正的人，老身倒也知些風聲在這裡。」錢秀才道：「媽媽既知風聲，委實是那一個？」老嫗道：「人是我不曾認得。只是昨日午間，老身在家裡解粽，聽得有個人來尋錢先生，說是什麼西門住的湯小春。你家大娘子見了他，告訴一通，哭一通，兩個說了半日。方才回去。多分是此人拐了去哩！」錢秀才聽說，把手向桌上一拍，道：「是真的了！他原說父親在日，許嫁湯小春，至今念念不忘。一定兩下裡原有往來，故此乘隙而去。待我到西門頭，訪個消息來，與眾位商議。」老嫗又吩咐道：「若是得見大娘子，千萬不要說老身說的，省得回來時怪我。」錢岩別了老嫗；一口氣走到西門，問著湯家。問左鄰右舍，逐細訪問，並沒一些影響。錢岩又問道：「怎樣一個是湯小春？」不曾問得住口，只見裡面踱出一個後生來。鄰舍道：「那個便是湯小春。」錢岩仔細看時，見那後生：

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。雖不傳何郎膩粉，晰白不減陳平；未嘗學董子妖嬈，風流略同宋玉。戴一方時式中兒，前一片後一片，頗自逍遙；穿幾件稱身衣服，半若新半若舊，甚為濟楚。固難比高梁子弟，氣象軒昂；亦不失文物家風，規模秀雅。無才折桂，何敢偷花。

錢岩暗想道，這樣個小伙子，看他走路怕響，難道有這副膽量？況且他若做了這事，未免得藏頭蓋臉、縮後遮前，有許多慌張情態。那得如此自在閒適？看來還不是他。自古道：「事寬則圓。」且回去訪個實落，再來和他說話。只得納了悶，走將回來。

恰好老嫗接著，問道：「打聽得有些消息麼？」錢岩搖頭道：「這事雖然有因，還有些不明白，兩邊鄰舍都回說不曉得。」老嫗道：「你該走到湯家去探個動靜。」錢岩道：「我正要走去，恰好那小春出門來，仔細看那人，不像做這樣事的！」老嫗道：「你如今趁早去，說與馮家族長知道，省得明日費嘴。」錢岩道：「講得有理。」折轉身便走出門。正所謂「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」。馮奇又知道了，劈面走到。錢岩就把老嫗說的話，告訴一番。馮奇道：「妝奩可留得的些麼？」錢岩道：「一些也沒得留下。」馮奇道：「這樣光景，要曉得不是一時起見的了。如今不難據老嫗的口詞，做張狀子，當官告出湯小春，著落在他身上要人便了。」錢岩道：「秀才家的妻子，被人拐去，告下狀來，只怕倒被別人笑話。」馮奇道：「雖然不像體面，然也沒有個妻子被人拐去，竟置之不問的道理。還是告張狀的是。」錢岩依言，隨即做起狀子來，把馮奇做了干證。次早就向本縣告了。縣尊登時差人拘拿湯小春到案。小春父母並不知什麼緣故，只得邀了十牌鄰人等，同去見官。縣官問起前情，湯小春把馮老在日許婚事，一一說明；今日逃，卻不知情。縣官板了臉，說道：「從前既有此事，則今日拐帶是實。」竟把一個粉嫩的小後生，生生的扭做拐子，夾將起來，要在他身上還人。那些牌鄰們，都替他稱冤叫屈，縣官只是不理。他父母見兒子受這冤苦，管不得把天庭蓋磕碎，口口聲聲哀告道：「望老爺寬限幾日，尋出人來，就是天恩。」縣官聽了這句話，就把湯小春著落十牌鄰保起。正還要吩咐幾句，只見巡捕典史堂上參見。那典史行禮畢，便問道：「大爺這一起是什麼事的？」縣官道：「是拐騙人口的。」典史把湯小春看了一眼道：「還是這小伙子拐了什麼人，還是什麼人拐了這小伙子？」縣尊道：「這人名喚湯小春，年紀雖小，一付好大膽子。初五夜間，把錢生員的妻子拐了去，以致錢生員具詞在這裡，尚未審決。」典史低著頭，想了一想道：「大爺，這件事典史有些疑心，未必便是此人。」縣尊道：「貴衙莫不知些風聲麼？」典史道：「典史也不曾的知風聲。只是初六五更時，典史在城外巡捕回來，將入東門，見一男子同著一婦人，肩上各背一包裏，劈頭走出城來。其時典史把他兩個仔細看兩眼，他兩個覺得有些慌張，急急走了去。典史心下有些疑心。但見他人物斯文，不像個盜逃的，故不曾拿得。如今看來，那個一定是錢兄的令正了。但那同走的男子，與這廝面貌，大不相同。」縣官聽說，也自狐疑不決起來，暗想道：「這事倒是我認錯了？便回說道：「緝捕逃亡，原是貴行的事，而今便勞尊上心緝捕一緝捕，就可鬆了這個無辜的人。」典史滿口應承，當下作別出來。縣官遂把湯小春保在外邊，著令五日再比。眾人叩謝而出，不提。有詩贊典史曰：

曉角初吹匹馬來，匆匆猶解織奸回。片言辨破無辜獄，更獲逃人可當媒。

典史回到衙中，卻有些懊悔起來。在堂尊面前，應便應承了，一時間那裡去緝得著人？正在那裡思想一個方法，只見堂上有人走來說道：「大爺在後堂接四爺說話。」典史暗自道，剛剛吩咐得出，難道就要進去回話？連忙穿帶起來，走到後堂相見。縣尊道：「我衙裡有個朋友，精於《易》數。適才進去，把那樁事央他看一數。他說，走夫人口，不出東南上五十里近木的所在。有一門子說道：「離東門五十里有一個木家莊，莫不他兩個藏在那裡？敢勞貴衙火速一行。今日出去，明日轉來，便好歸結這一樁事。」典史領了堂尊之命，換了便服，帶一班緝捕人役，扳鞍上馬，出了東門。不多時，將近木家莊。那些耕田的農夫，有幾個認得是典史老爺的，連忙丟了鋤頭鐵把，近前磕頭，問道：「老爺今日何事下鄉？」典史道：「我奉堂上明文，到木家莊來拿一起人犯。工夫各自忙，此時正是耕種的時節，不要妨你們的農業，各自去罷。」內中有兩個是木家莊上的人，便問道：「不知老爺到木家莊上捉那個？」典史道：「要捉一起盜逃的。」那兩人道：「莫非是木莊的外甥餘大郎麼？」典史道：「正是餘大。他初六日帶一婦人同來的。」兩個回答不及道：「果有一個婦人同來，不多年紀，都在莊上。」典史就著他兩個指引到木家莊。莊上人見典史親來捉獲，不知一件什麼天大的事，生怕惹火燒身，連忙把餘琳並馮氏都送將出來。此時天色已晚，典史把兩人著莊上人收管，便借莊上歇了一夜。莊人殺雞宰羊，盛設款待，自不必說。次早，著人役帶了回來，送到堂上。知縣見典史拿了人來，老大歡喜。

登時出堂，叫原差喚錢生員、湯小春一干人聽審。知縣先將餘琳帶起了，叫錢岩上去，問道：「這可是你的妻子麼？」錢岩道：「正是生員的妻子。既獲著了妻子，那拐去的人，老父母也曾獲得來麼？」縣尊道：「也獲在這裡了。」錢岩道：「求老父母把生員見一見，看是怎樣一個人。」縣尊教帶餘琳過來。錢岩見是餘琳，頓足捶胸，口中亂叫道：「原來倒是你！原來倒是你！」餘琳自揣理虧，低著頭不敢做聲。縣尊道：「這廝可與你有什麼相熟？」錢岩道：「老父母不要說起。這餘琳元是生員同社朋友。生員娶妻得五六日，承眾朋友們整酒來賀喜。生員那時，那裡提防這衣冠禽獸在座。飲酒中間，偶然談起妻子婚姻一事，不知這廝怎地就把妻子拐了去。」縣尊一面嘻嘻的笑，一面叫餘琳問道：「朋友家你也不該做這樣事。且問你，你將何說話，哄騙得馮氏動？那馮氏為何一面不識，就肯跟你逃走？從實講來便罷，若是支吾遮飾，先取夾棍夾了再說。」餘琳道：「小的因錢生說他妻子，原議與湯小春為妻，雖未成親，於心終不忘。小的於端陽日，有心走到錢生家去。不料馮氏出來問起，小的遂託說是湯小春。馮氏就認真了，欲遂前盟，甘同逃去。一時即起短見，約定於是夜五更同走。」說話未了，湯小春跪在旁邊，把餘琳大頭亂撞道：「是你托我的名拐了他去，到連累我在這裡吃敲吃打！」縣尊道：「不要嘍喏，少不得與你報冤。」錢岩道：「老父母，這也怪不得湯小春，就是生員心下也過意不去。」縣尊問馮氏道：「你怎麼一時間聽他奸謀，遂隨他逃走？」淑娘忍著羞，含著淚，把父親在生時，曾許湯小春入贅一節，細細說了。縣尊對錢岩道：「錢生上來。據馮氏口詞，莫非是你當初強娶他的麼？」錢岩道：「生員家徒四壁，又沒錢，又沒勢，如何敢行強娶。是他叔子馮奇作主，情願嫁與生員填房的。如今也不要說是妻子了，這馮氏一心欲歸湯小春，生員留他在家，日後終有他變。不若老父母作主，將馮氏與了湯小春，以完他兩人舊議。」縣尊笑道：「雖是這樣講，

只怕你口然心不然麼。」錢岩道：「生員雖是個窮秀才，卻也有些氣節。一言已決，再無變移。況且妻子既已失身，於理亦難再合。」縣尊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但是人既歸湯，財禮自宜還你。當著湯小春處還財禮，然後領回成親。」錢岩道：「生員當初娶馮氏時，原不曾有什麼財禮。今日若教湯家處銀子還生員，是以妻子為利了。日後朋友們得知，只說生員窮極活賣妻子，反為不美。只求老父母當堂把馮氏著湯小春領回成親，於生員反有體面，又得乾淨。」縣尊道：「這樣事，甚是難得，足見兄之志節。餘琳奸騙良婦，律有明條，決難饒恕。」喝令左右把餘琳拿下，打了三十大板，發配嶺南驛，擺站三年。馮氏許令湯小春領回，配為夫婦。兩個叩謝了。出得大門，就叫了乘小轎，抬了馮氏回去。錢秀才竟自回去了。過了兩三日，錢岩又去稟縣尊道：「馮氏妝奩甚厚，都帶到木家莊。雖屬潛逃，然非贓物，理合歸之馮氏。乞著差人到彼取回，給還原主。」縣尊准了呈詞，著兩個公差取了轉來，已不上什之五六。此時縣尊卻重錢岩為人，吩咐書吏，叫官媒替他尋一頭好親事。又作成他說了幾件公事，倒也賺得百十兩銀子。錢岩比前氣色便不同了。又過幾日，湯小春青衣小帽，來謝縣尊。縣尊道：「不要謝我。前日不虧捕衙看見，險些你身上要人，那得出頭日子？今日還該去謝捕衙。」湯小春連聲應諾，轉身就來叩謝典史。典史笑道：「這件冤枉，日前若非學生目擊其事，可不把兄問枉了？兄回去，帶著實叩謝那錢朋友。那個的老婆肯輕輕的送與別人？這是世上少有的。便是那餘琳，雖然帶累兄受些刑罰，若不是他拐了出來，如何得與兄完聚？這亦罪之魁、功之首也。還有一說，學生巡了一夜，不是獲盜，只當得與兄做了一頭媒，卻是做親酒不曾吃得。學生改日還要奉賀，索喜酒吃。」湯小春已自歡喜，連忙道：「尚容，尚容。」深深唱兩個喏，別了回家，豫備了兩個尺頭、四兩銀子，送與典史。典史和顏收下，這也是禮之當然，受之非過。有詩為證：

捕盜從來分盜賊，此番辨枉最為良。況兼撮合婚姻約，四海朱提那足償。

後來，聞說馮淑娘與湯小春齊頭做得二十年夫妻，兩人甚是相得，又生幾個男女。只是輕意信人哄騙，失了身，又出了丑，雖說是不負前盟，也當不得個純心淑女。況又有「嫁個窮酸，誤我終身」之說。若使錢秀才少年豪富，卻便不念湯小春了。錢秀才亦失於檢點，輕意對人說出妻子隱事，便構這場辱沒。幸得還是硬氣，不收逃妻，不要財禮，得蒙縣尊看取，不至挫了銳氣。且掙些家事，不至落魄，這還是好心好報。若餘琳衣冠禽獸，固是可恨，倘淑娘無此段情悰，錢生不漏這番說話，沒有破綻，他如何鑽得進來？夫人必自悔，而後人侮之。錢生之謂歟？武則天曰：「卿後請客，亦須擇人。」看官們看至此，不可不慎言語、擇交遊也。當時有詩嘲之曰：

淑娘眷戀舊姻緣，一月之間三易天。錢子新婚如夜合，餘琳發配當媒錢。

托李誇張難失行，從奸弄正亦非賢。可憐破罐歸原主，縱是風流也赧然。